

哲夫文集

卷五



显影人生

天

猎

【上】

CHANGJIANGWENYICHUBANSHE

长江文艺出版社

哲夫文集

天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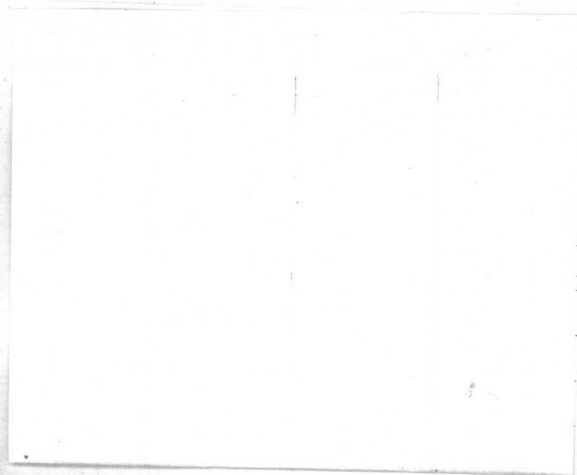
【上】

显影人生

ZHEFUWENJI

TIANLIE

XIANYINGRENSHENG



46:5

天

猪

【上】

显影人生

Ac180/05

(鄂)新登字05号

哲夫文集·卷五 天猫(上) 显影人生

哲夫 著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谢 将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湖北省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21.125

版 次: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 数:480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7-5354-1520-2/I·1195

定价:29.80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序

雷 达

哲夫是位创作力极旺盛的青年作家,九十年代以来,他的书颇为广泛地行销于民间,其中尤以《猎天》、《猎地》、《天猎》、《地猎》等长篇小说火爆于书肆,风行于一时。有人视他为通俗小说家,或畅销书作家,其实不尽然,他是介乎纯文学与严肃文学之间的,以通俗文学的躯壳,包裹着严肃主题的作家。他原本也是晋军中擅写乡土题材的一员,但他后来游离了出来,转而面对环境保护方面的大题材,以探索文明的代价,生命的兴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其出路等问题为主要目标了。他的这一转移,证明是适宜于他的个性和潜能的,他不但就此激活了原先的积累,而且开出了新思路,幻变出了许多更具时代色彩和哲理意味的新形象和新故事。

我是在多年前,因为读中篇小说《长牙齿的土地》而认识哲夫的。在那篇小说中,哲夫对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命运有出色的描绘,作品中流溢着令人感喟的苍凉和奋争。继而又在国内一些有影响的大刊物上,读到他的《船儿也曾有过舵》、《蝴蝶标本》、《鱼虫》等作品。我感到,哲夫是位在生活和艺术上都比较扎实的作家,缺点似乎是还不能充分地舒展艺术的翅膀。以后的几年,哲

夫转向了长篇小说写作，他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我指的主要是他的生态长篇小说的系列。“生态小说”是目前国际上很热的一种题材和样式，在我们这里却不多见。哲夫通过他的一系列长篇，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由于人类，尤其是现代人，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和贪婪占有，使人类自身变成了一个毒孩子，要想延缓生态危机，要想保护人与自然的健全发展，首先必须洁净人自身，排除毒素，回归本性，只有人类彻底觉悟了，荡涤了恶浊，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维护生存环境的清洁，人也才会有美好的前途。这当然算不上多么高妙的见地，但当它以艺术形象呈现出来时，将是多么地令人震惊并促人深思啊！

哲夫的这部文集，除了长篇，还有中篇、短篇和散文等，集中展示了他二十多年写作的全貌，对他来说是一次继续前行的总结，对注意并喜欢他作品的读者，则是一种便于集中阅读的方式。我对目前中青年作家纷纷出版文集一举，本来是持有异见的，但事实使我的看法有所改变。“文革”前，只有极少的几个文学大师才能出版文集，文集无疑具有很高的经典性，现在自王朔文集畅销以来，其势浩浩而不可挡，文集已成为出版的大众化、市场化的一种手段。人们购买文集，一方面是市场效应起作用，另一面也不可否认，是文集原先的经典性在暗中起作用。我希望于哲夫的，是在文集出版后更为出色的表现，文集不是也不应该是终点。

1997. 6. 6.

猎天者——必被天猎！

——题 记

目 录

序	雷 达	1
天猎(上)		1
第一章	蜜色凶杀和软性下疳	1
第二章	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卫生	52
第三章	女性和男性	104
第四章	技巧和前奏	158
第五章	脓肿、溃疡和晚期梅毒	205
第六章	皮肉磨擦所产生的肝昏迷	262
第七章	凶杀与生理解剖	313
中篇小说		
光电声色		370
爱情的雪花与小白鼠		444
电影文学剧本		
显影人生		493
不该选择的角度		568

生命万岁

604

哲夫和他的作品(代跋)

周梅森 665

第一章 蜜色凶杀和软性下疳

在人类的颅骨顶上
坐着小爱神，
这个俗物在宝座上
厚脸笑盈盈。

——《爱神和颅骨》

A

祖传一根毛绳

人之初生，认知的第一张面孔是母亲，崇拜的第一个图腾是乳房，面临的第一次挑战是断奶。

那天在海滩上，乔将一张网床吊在两棵椰子树中间，然后便舒舒服服地躺上去，在椰树的阴影里和海潮的清响中像陶渊明那样悠然风雅地采菊东篱下，只不过陶渊明采摘的是飘逸脱俗的秋菊，而乔采摘的却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乔想这个法国佬干嘛起这么一个书名？是罪恶之花吗？难道罪恶也可以像芍药牡丹桃树梨树一样开花吗？那花谢了该结什么果呢？结出的是三寡妇吗？是那条长长的毛绳吗？是爹和女子吗？是那个哈红呢还是那个花儿？也许是指那些吃人的狼或是野狼谷里的种种人为的杀天杀地的可怕迹象吧？

波德莱尔像黑夜一样不祥。乔一点也不喜欢这个法国佬，可有人喜欢，为了讨那人的喜欢，乔只好装模作样地喜欢。

那是个女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我操你奶——你这个法国佬运气可真好！

那时乔的爹咒骂毛绳缠着轱辘一样缠着自己的生活，现在的乔躺在网床上，听着海潮的清响，面对扉页上的波德莱尔小声叫骂。

波德莱尔冷漠地也视乔，嘴角挂着一丝恶毒的笑意，波德莱尔看见拎着头颅穿着黑披风的死神正在向这边走来。这时乔的免提电话便响了。

乔懒懒地从兜里拿出折叠式的大哥大，问：喂，谁呀？

电话里传来一个陌生女人的娇嗲的声音，声音做作地微带沙哑，沙哑得恰到好处，便使骚烘烘的男人觉得十分的性感。

性感的女人乔见过不少，可性感的声​​音乔却是第二次听到。

第一次是这个女人打电话约乔见面，在电话里只说了几句话，乔就被扇动得坐不住了，心里便有一种异样，似乎这女人不是在用嘴说话，而是在用丰满的乳房或是漂亮的大腿甚至是生殖器官说话。

乔当时很流氓地想：操你妈的你的声音真性感，我一定要操你的身体，也得操你的嘴，操你的声音，操你……

绷直的毛绳儿颤颤地抖动，缠绕在辘轳把上，蛛丝一样在晨光中晶晶地闪亮。

我日你奶——没来由地骂一声，握住毛绳儿使劲悠一悠，笆斗儿斜着身子沉入水中，溅起一星水花。

使右手握住辘轳把儿，左手拎住毛绳，挂在辘轳轴上，一下一下往上绞。

笆斗儿猛地跳出水面，扑喇喇一片水响，便感到沉重，毛绳绷得笔直，笆斗儿跟头踉跄地离了水面，泼出的水响渐渐稳定，井中次第漾开一朵一朵水花。

黑亮的毛绳悠悠地在辘轳上缠了一圈又一圈，岁月一样，深深地在辘轳轴上勒磨出凹痕，使辘轳轴像丰满女人勒细的身腰。

日你奶的——

又没来由地骂一句，眼前便见一个凸凹不平的光身子的女人，披下一头打到膝弯的长发，立在井台上，背向着太阳，用一把粗笨的木梳，沾了水，一下一下梳那头乌云也似的秀发。

不觉瞅得眼直，有细若蛛丝的涎水随风飘起，在井台上缠绵。

那女人梳一下头发，又梳一下头发，再梳一下头发，一边不住手地将挂在梳子上的落发捋下来，灵巧若大姑娘编小辫，将落发一缕一缕续入那条黑蛇也似盘缠的毛绳之中，随了如梭日月的来去，如箭光阴的拖带，黑亮的毛绳如蚕口吐出的丝线，越来越长。

那女人一边续那条黑蛇也似的毛绳，一边梳乌云也似的秀发，一边摘取梳齿上的落发，一边使长指甲咔咔地拨动梳齿，拨出一阵急弦般的繁响，抛射出无数细小的银色的头屑，在晨光中

款款地飞舞。

眼神一错，那女人便走了，只留下油黑闪亮一根毛绳。

三寡妇也是个女人，也曾经年轻漂亮过，也曾经性感得被很多骚烘烘的男人渴盼过，骚扰过，一声一声操过，可那已是过去的事了。

那些往事像老屋顶棚上垂下的拂不去的罗罗尘，挂满乔脑子里那方野豁豁灰呛呛黯淡发霉的天地。那时周遭的山岭还不大像些癞子头，虽然已经是穷山恶水，可多多少少还长得有一些毛发，春天时疏草矮树尚且可以绿一沟坡人家。

那时天空也还清纯得像一幅布贴画，蓝是蓝白是白，粉是粉红是红，像个二八佳丽。那时还不像现如今匝地黑烟黯淡了春天，天空连些石磨蓝也寻不见，像个老而又蠢的女人，满面脏垢，鸡皮鹤发，不成人样儿。

那时大山还是个鲁钝的有真性情的汉子，女人也还没有变成捕不住的云絮，叫天子成阵列队地联着翅子叫，扇动云絮，逗引大山。

那时那条歪歪扭扭的路还不曾蛇行向野狼谷，只缠绵着一个小小村子，村头有大大一株杨柳树，树上结有果实一样累累垂垂的老鸦窝和喜鹊窝。

那时傍崖百十眼窑洞，如蚁穴一样零乱分布，结满烟霜的烟筒冒袅袅炊烟，顷刻飘散，不散的是鸡鸣狗吠之声和吱吱扭扭转动的轱辘儿的响声和人闹出的动静。

那时村口有一堵土墙，白土子泡出的水大大抹三个楞大死丑的字：乔家山。

现在那些字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一块墨绿色的大理石，红色的大字，镶在一座三层建筑物的白色马赛克墙上。那些土窑也不见了，代之以一排一排金壁辉煌的小楼和青砖瓦舍的四合院。每

户人家都养得有驴骡之类大畜牲，供出租给外地打工的人们，从煤窑里往上拉煤，从沟里往车站倒运焦煤。

那时山和雾还是很厚道一对父母，将乔家山像个孩儿一样抱起，让它在裹了云絮的襁褓、在大山的怀抱里散漫地坐着，为人父母者满脸悉是对孩子的近似愚蠢的溺爱有加，不知如何再添加几分；那时那孩子也还识趣，懂得敬老尊幼，也不持宠自傲，乃是一派没遮没拦的天真未凿，与些草本木本动物静物都相处甚洽，是极自然和睦亲昵的一家子。

那时村头有一口井，所以不论春夏秋冬，每天一大早，鸟儿一唱，白雾蒙蒙的村子里便出现一个隐隐绰绰的人影儿，叮叮咚咚地响近来，原来是一担装过美孚石油的生锈的方桶和一副磨光滑磨紫红的担杖，两头各垂一根铁环链成的挣不断的日月。日月钩着生活，叮咚作响，响到村头使一只笆斗儿汲水。

井台是个奶头儿，井眼是只奶嘴儿，子子孙孙们一回回来去，来时是空桶，去时是满担，唉，一回一回，一代一代，得有多少奶水儿供子孙们代代滋润？

于是，辘轳儿吱吱扭扭地转，一双粗砺的巴掌闸皮也似贴住光滑的辘轳儿，眼瞅着拴笆斗儿的那一根毛绳一圈一圈少下去。

咚地一声水响，笆斗儿落到了底。

现在乔听着那个性感的声音，心里的欲火又被扇动起来，又想很流氓地冲着电话没来由地骂一声：我操！

可是乔如今已是有身份的人，操也好日也好只能寻一个无人处偷偷进行，大庭广众之下，尤其是在女人面前，乔是万万不肯露出本相的。

所以乔便容忍着，说：小姐，你托人送给我的《恶之花》我正在看呢，现在我已经在这儿啦，可是你怎么还不到呢？

乔以为女人会道一声歉，说我马上就到，可是电话里那个性

感的声音却说：实在对不起，我临时有急事，不能来了，我们改天再约个时间见面好吗？

乔像被冰水浇了一样颓丧，很想发火，却害怕女人说自己没风度，就强打精神笑道：那好吧，你说个时间好吗？

女人说：改天我打电话给你好吗？

乔说：到时我去接你，你告诉我你的姓名，你的住处好吗？

女人冷冷地说：说过我们不必知道对方的姓名和住址的，你忘了吗？

乔说：没忘！

女人说：没忘就好！

乔说：你这么神秘倒是挺好玩的。

女人说：你只要一见到我，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

乔说：那好吧，我猜得出你一定是个大影星或是红牌歌星什么的。

女人一定在舔着红润性感的嘴唇在笑，笑声从那张嘴里发出时带着浓厚的肉欲和情欲，使乔觉得浑身在躁动。

乔忍不住道：我真想马上见到你！

女人嗲声嗲气地笑道：你这么猴急干什么嘛？你见了我一定不会失望的，我敢说我会让你永生难忘！

乔哑着嗓子说：你也不会对我失望的！

女人却不表示是或是非，说了声“再见！”便收线了。

乔关上大哥大，在网床上翻一个身，亢奋无比地骂一声：我操！

乔骂过了，便觉得浑身像座火药库，引信被那个性感的声音点燃了，如果不赶紧找人来救火，必然会大爆炸。

乔便嘟嘟地按键，电话通了便有一个女声说话：这是乔氏游乐城，请问先生有什么事要我们效劳吗？

乔说:我是乔鹰,把电话接给朱棣!

女声道:你好,总经理,我马上照办!

乔等了一会,朱棣的声音在电话里出现,朱棣的声音很清脆悦耳,但是一点儿不性感,这让乔失望。

朱棣问:是你吗?

乔说:是我,你赶紧来好吗?我在海边等你,就是那个叫“地角”的地方。

朱棣说:我实在脱不了身,你知道岛上出了什么事吗?那些海鸟轰炸了我们的游乐城,当然不是用炸弹,而是用屎弹,现在岛上到处是鸟屎,我正在发愁呢!

乔说:我不是讲过要防着那些海鸟吗?每天早上必须拿猎枪轰它们,让它们不能在岛上落脚,可你就是不听!

朱棣在电话里辩解道:禁令是昨天才取消的,因为几个外国人提了抗议,说我们这样做是犯罪,客人永远是对的,所以我便下令取消了每天清早拿猎枪射击海鸟的例行工作任务,可是第二天一大早,便有成千上万的海鸟飞来袭击我们,整整一个上午,轮番轰炸,简直可怕极了,现在这儿沸反盈天,我正准备开会做善后处理工作……你能回来吗?这儿需要你!

乔恼火道:不要什么事也找我,你是游乐城的全权负责人!

说完就气咻咻地关了电话。

那根毛绳编成的女人在井台上幽幽地发亮。

毛绳说我的儿有了一个儿,我的儿的儿又有了一个儿,儿生儿,儿又生儿,像那朵毛绳一样,一代人一代人编续下来,毛绳长了血脉就长了,毛绳粗了血脉也粗了,乔家的子孙后代就这么延续下来了。

那时不论男人和女人都梳有一条油光光的辫子,男人们将辫子蛇也似盘缠在头上或是脖子上,女人则梳各种辫子和好看

的发髻也缠小脚。小脚虽小，却也有个好处，走起路来风摆柳一样好看。

男人的辫子是个把手，若被勾魂鬼错勾了魂，阳世人揪住不放，勾魂鬼就得认错儿，放人还阳，哪像现时的人头发薅不住，白白让勾了走。

那时天是天地是地人是人鬼是鬼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不像现在天不像天，总是乌着脸不青不白的，天空飞着的铁器比鸟儿还多，云不是云烟不是烟，连鬼也呛得咳嗽。地也不像是个地，地下头少了些主心骨儿，地上头多了些打心锤子锥骨钉子；能种的田亩少了，能吃的甜水涸了，多起来的是些娇生惯养的猴人人，是些钢筋水泥垒起的砖房房，这些房房比岭也高比山也多，塌下来压不死人也能砸死鬼。

人也不像些人，人心似铁，啥鬼也敢捣，啥神也不信，啥屁也敢放，啥精怪也敢做。鬼也不像个鬼，阴阳鬼穿红袍，两面鬼官运好，胆大鬼撑死了，胆小鬼穷死了，捣蛋鬼多吃糖，讨吃鬼穿西装，饿死鬼下馆子，吝啬鬼花官家的银子如流水。

如今男人不像男人像女人，女人不像女人像男人。依我看这世界上就剩下你一个男人，我的儿的儿的儿，你好生念些书，识文断字，也好中个状元光宗耀祖。

那个女人坐在井沿上，披散下一头如云的长发，遮住了半个太阳。

乔又嘟嘟地按键，电话嘟地通了，却传来交换台接线员的声音：对不起，对方的手机没有开机，请过一会再拨！

乔没好气地关掉，只好换一个号码重拨，电话通了之后，乔不等对方报名，便道：哈红，你干嘛关上手机？

是乔吗？对不起！哈红在电话里的声音像一个蜜桔，微酸爽口，很甜，然而仍然比不上那个女人声音性感。

乔说：哈红，你来找我好吗？我在这儿等你，我现在非常需要你！

哈红冷淡地道：对不起，这儿刚出了事，我离不开！

乔强行抑制着火气，道：你别忘了，你是我的什么人！

哈红讥讽地道：我没忘，我是你花高薪聘用的情妇，在你的眼里不过是一个高级婊子罢了，不过，希望你尽量别这么想，否则我是可以辞职的！

乔软下来，道：哈红，别说得这么难听，我很想你，你来好吗？

哈红打断乔的话，软软但又是一本正经地道：对不起，有时间再打来好吗？说完就把电话压了。

乔气得将大哥大摔了一下，关了机，恨恨地骂了一句什么，坐在网床上发怔。发了一会怔，便又嘟嘟地接通了一个电话。

是花儿吗？乔细声细气地，像是怕惊吓了谁。

是乔总吗？您有什么事吗？花儿说的是上海普通话，从电话里发出的声音娇嫩如带露的花朵，能滴出水来，清纯透亮，颇可以解腻，却不是乔最欣赏的那种性感。

乔哄小孩似地道：花儿，有几天没有和你在一起了，我真是想你，你现在是否可以马上来见我？我在这儿等你，我有许多话要和你讲呢！

花儿为难道：乔总，我很想去的，不过恐怕我去不了，我得去接站呢。

乔心灰意冷，颇觉没趣地道：那好吧，我们以后再见，好吗？

花儿歉疚地道：那实在对不起，乔总，我就放电话啦！

你当然可以放电话啦！乔说，颓唐地栽倒，没精打采地信手拿起波德莱尔，胡乱翻开，捧着《恶之花》，大声念道：

谨以

最深的谦虚之情